

台灣的鄉土語言與生活

黃春明講演 楊良惠錄音整理

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的方言。我們常說福佬話就是台灣話，其實福佬話並不一定叫台灣話，因為島內除了福佬人外，還有客家人、原住民，不管那一種都應該叫台灣話。而客家話、閩南語都叫方言或母語。

嬰兒是跟誰學習講話的？小孩小的時候是跟誰講話的？跟母親學的叫母語，就是說第一次會講話的語言就是母語。所以他如果從福佬人的家庭長大，當然福佬人的母親，福佬人的阿公阿嬤一出生就是講福佬話。如果在客家人的家庭則講客家話；排灣族家裏便講排灣族的話。

語言在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不一樣。以前的人不得已才離開家鄉，吃頭路，做事情才要出去。不像今天交通很發達，隨時可以去任何地方。過去的人大部份是在自己的村莊生活，村裏講的話，差不多就是這樣。所以說「一鄉一腔」，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腔調，每一個地方都有每一個地方的語言。稍稍不同的腔調，就叫做方言。方言是沒有標準的，好像最近有人要把閩南話叫做台灣話，

要有一定的發音，那就很痛苦了。因為，如果說國語是一個標準的語言，它有音標，大家根據那個音標來念，是可以一樣的；而方言—母語是各有其音的。

國語是到學校才學的。在家裏都講方言，講家鄉的語言。當年學國語，到學校不可說母語。講方言，老師會打嘴巴，用粉筆在嘴巴畫個圈；有的掛個牌子說「我講方言」；有的是自己開會，決定講方言罰錢。貧窮的孩子被罰得不敢到學校上學了，那時候推行國語，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這是很悲哀的事。因為寫小說的關係，



和擔任宜蘭本土語言教育總召集人，要想辦法讓宜蘭的中小學生再講方言，今天我要談的便是這個經驗。

首先，我寫小說是用國語文來寫。小說裏，表達語言的方式有幾種。一種是「說明的語言」，譬如說「那個伯伯，頭低低的，從遠遠的地方走到這兒來，好像心裡有極沉重的事。」再者是「內心的語言」：為何他的心如此沉重？因為家裏有事情，自己在

想，自己就說「不去借錢不行」，「我這頭牛不去賣不行」，這是腦筋裏在想的事。還有一種語言不必講話，叫做「動作的語言」。我向你說，你要不要，你只有搖搖頭。「搖搖頭」沒有講話，卻代表「不要」。還有一種是「對話的語言」，小說中我會碰到你，你會碰到我，你要到那兒去啊，怎麼樣啊，怎麼吵起架來，這些都是。我寫小說的經驗中，我常寫鄉下的阿公阿嬤，他們都沒念過國語，如果我在寫他們的對話時，好像這些阿公阿嬤的國語很棒，念起來就很不自然。所以有些地方的語言其實比起我們學的國語更久。從小時候就開始學，那種學習應並不是到學校學，而是從他們的生活中學。



語言的學習來自於生活。我們的小孩學語言，譬如說英語、日語、外國語言等，我們必須到學校學，要交很多錢，念到後來也不一定會及格。像英文念很久，從初中到高中到大學，出來再補習，我的英文還是很不好。這是怎麼回事，並不是我飯筒，而是英語不是我們生活的語言。所以語言本身，方言背後，都有很深、很開闊、很生動的基礎。我寫小說，最難處理的，並不是「說明的語言」，而是「對話的語言」。譬如說長老教會牧師是用閩南話來傳教，他的語言很文雅，但沒甚麼滑溜，不很生動。又如一個幼稚園老師講話會有職業上的習

慣，「好不好，要不要，對不對」。講話也會透露出一個人的背景，譬如一個孩子打破茶杯，有的媽媽又打又罵，大概從小聽慣父母母親粗魯的對話。所以，語言表達的背後，可以了解一個人，所以今天要從這裏談到語言和生活的關係。

語言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在變。有一些人在教我們的閩南語，說這就是台灣話，台灣話就應該這樣講，不這樣說就不對。前不久我們看到宋楚瑜講的兩句話很有趣「LKK」「SPP」，這已經把新東西帶進語言了。你不能說那不是台灣話，因此語言有其時代性。

現在我來談語言的時代背景，閩南語並不是從這裏產生。我的祖先是從漳州來的，如果今天到漳州玩，我的護照掉了，「啊！我真番仔加殺，我的皮包掉了」。皮包掉了，這句話漳州人是聽得懂，但是為何說「番仔加殺」，這是很特別的話，就是說真倒霉。我的祖先到宜蘭開墾，當然會和原住民發生矛盾，我殺你，你殺我。我們的人要是被原住民殺了，頭會被砍掉，因為他要拿頭回去報請功勞。咱們漢民族看起來，人要是死了，找不到頭顱是最倒楣的一件事。那些太監老死的時候，閹割的那一截還得裝回去，才可以埋葬，表示全身好好的，所以頭被砍了，就是很倒楣的事。此外，這句話也讓我們想探究

當年吳沙到宜蘭開墾，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情形。甚至，我們當地有「番割田」，田裏已經快收成了，卻被原住民割掉，故稱之。我們的語言，把當時的原住民都叫做「番仔」。荷蘭人當年比我們更有發展，我們也稱之為「紅毛番」。「紅毛土」是水泥，是他們帶來的，和水攪拌，會變成硬硬的。他們也帶來了煤油，我們稱之為「臭番仔油」。當年，孩子不乖就說這個孩子為何如此「番霸霸」。壞的都冠之以「番」這些在漳州沒有，所以到了一個新地方，很多新生事務，產生了新語彙。

日據時代，殖民五十年，有一些人和日本人走的很近，有一些人則說日本人很嚴，簡直不是人。因為只講理，不講人情。既然不是人，就說他們是狗。後來日本人知道，談到狗就是在罵日本人。日本警察被稱為「大人」，他常到鄉下走，狗一看到有人來，就叫得很厲害，家裡的人會說「為何不看看是什麼人來了，狗吠的如此厲害」。「大人」聽到狗以為是罵他，很多鄉下人因而挨打。後來狗不能講，改稱「臭狗仔」，「四腳仔」。如果當人看待，就可以用三字經罵他母親，因為不把他當人看，就用別的罵他。等到日本人知道「四腳仔」是稱呼他們時，台灣已經快光復了。

所以「番仔加殺」是一個歷史的背景——墾荒的歷史背景。宜蘭山區，從平地進入山區，有一個地名叫「剃頭店仔」，沒人住。照理說，理髮店應開在人很多的地方。原來

宜蘭人的祖先要到山裡砍柴，常常被埋伏的原住民砍了頭，故稱之。新地名，新辭句出來了。

從語言可以瞭解：文化絕對沒有純文化。自以為純種、優生的絕對文化——希特勒倒了。文化是混合的。外來文化要本地化，文化還必須現代化，有現代的意義才行。各位想想中南美洲，有兩種語言：葡萄牙語、西班牙語。1492年10月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當地人被迫把母語——馬雅語、印加語、印地安語——拋在一邊，不得不去學習侵略者——西、葡的語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把西、葡語本土化了。各位想想看，世界上諾貝爾文學獎，中南美洲就佔了五個之多。如果一個語言，沒有經過生活的洗鍊，很普遍，講得很好的話，語文也不好，在文學、藝術的作品上，也不會有成就出來。所以語言的時代性很強。

語言和氣象，農作物有關。過去台灣是農業社會，有一種行業叫「逃冬」。是什麼呢？因為台灣的稻米從南部先熟，然後再到中部、北部。我們看到南部在割稻時，中、北部也要割稻了，割稻掉下來的稻穗，加上青蛙、蚱蜢好多的昆蟲，很豐富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逃冬」的行業是一個人或兩個人，去買一千隻不等的小鴨子。不是毛茸茸的那種，而是翅膀開始有粗毛長出，比較有抵抗力，獨立性的叫「鴨桃仔」。就放到人家已割完的稻田，從第一塊田開始，一塊一塊地往北部吃上去。在這個過程中，大部

份的鴨子都可以跳過田埂，跳不過的大概是脊髓骨發育的不好，養鴨的就任由狗把牠吃掉了。這種職業這種情形，我們看的很多。學校老師看到小朋友不用功會罵說「鴨桃仔，跳不過田埂」亦即你留在原來的班級，當留級生。這個詞句比「留級」生動，所有的小朋友知道那跳不過田埂的鴨子會被野狗吃掉，留級的感覺會比較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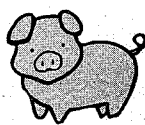


鴨子一直趕到新竹，也就是七月半時，普渡時氣象有一個現象：很熱，會下西北雨，雨下來之前，會閃電打雷，那種雷叫「脆雷」。「咚！」一大聲，鴨子從南部趕到北部，已變「成鴨」，食量很大，所以你看一隻蚱蜢，我也看到，他也看到，我們三個嘴巴「啪啦！」這樣子搶食物。大家在吃的時候，都很認真不管別的，但是雷聲「咚！」一響時，不能不管，所有的鴨子，非常整齊的抬起頭來，有的看東，有的看西，看南，看北，樣子很茫然「怎麼了？」“what happening”這種茫然老師也用上去了。「我這樣子跟你講三角、sin、cosin，講了一大堆，懂不懂？」學生茫然「啊！跟你們講沒有用了，好像『鴨仔聽雷』。」每一個地方的語言都有其特色。例如愛斯基摩人可以說 37 種下雪的情形，我們這裡大概說不上三種，語言是在當地產生，不是突然冒出來的。

又如鄉下老人罵青年人「撿角」。怎麼來的呢？稻田已插秧，根也長出來了，別

的草也長出來了，特別是稗子。施肥以前必須「索草」，把稻子以外的東西搜索出來，把這些集中到一塊土裡，讓它爛掉。使它沒法搶我稻子的肥料，不打緊，等它爛掉，使它又成為種子的肥料。這樣子的過程中會碰到石頭，一定要撿起來丟掉，否則犁田時，田裡沒水，生鐵做的牛尖碰到包了石頭的土，會斷掉。因為石頭沒用，「田底石頭無效」。一個年輕人在過去的農業生產線上無所事事，沒有用，「撿角」兩個字，罵人簡短有力。「反攻大陸」有沒有成不管，簡短有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就缺乏力量了。現在這種詞很少用了，因為價值觀不同了。現代很多人想在田裡蓋房子，反而搬很多石頭放進去。

所以語言這種文化很有趣，人也是一種文化，人的生死在戶政事務所登記出生和死亡，而語言雖然是「初不報生，死不報往」，但是一個小小的語彙都有它的生命，其長短是要看符不符合那個時代的背景與意義。像「撿角」大概越來越沒有人用了。



再舉一個更明顯的例子，以前有一種行業叫「牽豬哥」。人家說台灣的風景有水牛、黃牛拉著牛車在鳳凰樹下走。「牽豬哥」是一個老年人，趕著一頭公豬帶牠去配生小豬。所以牠的生殖器官特別發達，好像氣球一樣在它的後腿中間，走起路來，歪來歪去，老年人和他相依為命。過去台灣養豬和今天不一樣，勞力是

不計錢的，養大了再賣，每天的剩菜剩飯捨不得丟掉，就是來餵豬，撲滿作成豬模樣就是收納剩下來的銅板。過去養豬，不是用現代的人工授精，而是用種豬去交配，常常小孩子的性教育是從這裡來的。「牽豬哥」的行業也產了一個謎語「身穿一件黑袈裟，爬山過嶺找夫妻」猜一種動物，豬哥也。因為誰叫牠，牠都要去，翻過山也要去。

以前豬哥交配了以後，要等到對方生出小豬才能拿到錢。台灣以前的風景之一是老年人趕豬出去時，如果用跑的，可以猜到牠正要出去做生意，好高興。如一边走，一邊挨打才走，表示生意已做完，很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一句話「牽豬哥，賺暢(音 thing tiong)」這個行業賺不了什麼錢，所以大多是孤單老人和牠相依為命。老人家住草寮，旁邊就是豬哥的豬寮，豬哥要配種，需要很多精力，要吃營養。因此他吃飯是如何吃法，我們煮飯，是先把米洗好，水放好，水一開把火稍熄小一點，讓飯悶到熟。而老人家是先把一鍋水煮滾，米洗好了，倒下去，讓米在水裡浮浮沉沉的，碰來碰去，用杓子撈撈看，看米心煮透了，拿飯桶把米漿撈上來，把飯給種豬吃，加個鴨蛋，老年人則吃米湯稱為「暗」。以前這種東西有很多用處，衣服洗好了，用「暗」漿一漿，乾了用手燙一燙，好像硬紙板一樣。如果有髒東西在上面，是沾上澱粉，沒沾到棉紗上，很好洗。老年人喝米湯，是認為豬比較重要。要吃飯。但閩南語說「天公疼憨人」，那個

米，這樣煮，浮浮沉沉的，米粒碰米粒，會把胚芽碰下來，胚芽很營養，維他命 E 很多，對老年人很好。日本人開發一種藥「欲不老」就是維他命 E。

剛剛說到「牽豬哥」是沒有錢賺，但那時候，台灣農村非常閉塞，不敢談「性」。什麼錄影帶哪裡有？講都不敢講。所以他們有性方面的娛樂的話，就是看動物交配，賺「暢」，其他都賺不到，現在已經沒有這個行業，這句話也就沒有了。大概二十年前，這個行業快沒有的時候，我在路竹，看到一輛卡車，載有六頭種豬，他開的很慢，還放劉家昌的音樂「美蘭美蘭我愛你」。卡車旁邊掛有白布條，寫了字，靠近一看，原來是「藍瑞恩二號，美國龐克夏二號」。如果你不喜歡外國種的話，桃園種的豬哥，還有宜蘭頂雙溪的也很有名。他開的很慢，以便人家要的話，不會叫不到。而且養豬大概都是家庭主婦，她恐怕不好意思喊「豬哥啊，你稍等唉！」「慢一點，我家要豬哥」。我那時突然覺得很好笑，接著第二首歌在播放「往事只能回味」這個很妙，年輕人配的很有意思。

還有很多俗語和「牽豬哥」有關。如果男孩子色迷迷的，以前都說「那個人好豬哥」，「豬哥神真重」，「豬哥涎操操滴」。如果有兩個女孩子在路上走，有一個男生向他們看，甲就會跟乙說：「有沒有看到後面那個男的那樣豬哥？」「對，我們不要理他。」。兩個人再走，男的又跟著，他們一

看「為什麼豬哥神帶真重？」轉一個彎，男生沒有跟上來，有點惆悵，再等一下，又來了，「豬哥涎操操滴」。這個就跟英文一樣有 good, better, best, 比較級一直上來。所以語言很有趣，只要有這樣的行業，就有這樣的語彙、形容詞、或名詞。那個「牽豬哥」的時代已經過去，由此而產生的語彙也跟著過去了。這非常正常，很好的現象。最近台灣都在做社區的總體營造，大人很高興的把小孩子召集過來，教台灣童謠「夫夫，碎米餵閩雞，閩雞股，抓來殺，殺給阿舅吃，阿舅吃撩撩，吃的剩下雞腳爪」。阿公阿爸唱得很高興，小孩卻無反應。阿公阿爸是在懷舊，他們拿到一個鄉愁而已。今天的孩子看到雞卻皺眉頭，這首童謠已缺乏真正的生命。當年雞肉只有過年過節才吃的到，把幼小的雞閩了，讓他長的很大，像小火雞一樣，腿特別大，所以「閩雞股，抓來殺」小孩子唱起來，啊！就像三國志曹操帶軍隊，軍隊走不動了，他告訴他們，再走，再走，那邊有一個山都種了梅。士兵一聽口水都流出來了。以前的小孩子唱這樣的歌，就會想到雞肉很好吃，以前雞是很難得的，我們小時候，來台北動物園看到鴛鴦，根本沒有心想知道他在那兒出產的，只覺得腿吃起來一定很好吃。

我們做文化的事，需要青少年的參與。如果只有大人、老人，是在滿足鄉愁、在懷舊，更難聽一點是在自慰。文化要植根，小孩子要參與，如果今天歌仔戲很好

看，但是都是我們這些老的在看，眼睛合上沒法看，歌仔戲也不會存下來了。今天資訊如此發達，那麼多音樂學院卻沒辦法一齣戲，一套音樂。卡門就是卡門，茶花女就是茶花女。還都是都馬調、哭調，小孩子不喜歡，你再花多少錢都沒有用。

我們宜蘭，在游錫琨縣長時，要我推行鄉土教育，要我負責語言。他說我們要推行台灣話，我不贊成。為什麼？你要知道你是民進黨，你現在當了縣長，一反國民黨的縣長教國語，現在就故意拿一個方言來對抗，我成為你鬥爭的工具。本土語言很重要，不過不能放在政治的層面上，應該放在文化和教育上。不能叫「台灣話」，應該叫「本土語言」；不能叫「推行」，應該叫「復建」，年輕人只是「失語」，還有阿公阿媽在用，就像中了風，每天走路，慢慢就好了。還有更重要的，語言和語文要分開，我們講方言，並沒有統一的文字或音標。

前幾年和中研院合開「本地語言」的學術研討會，從美國、日本回來了許多學者，都是本省人，每一人一套想法。譬如國語有四聲，閩南話、客家話有八聲，旁邊注了音，再寫第幾個音，這怎麼能看呢？然後也沒有統一的文字，講到沒有字的時候，就覺得很自卑。其實人類有文字，也不過才二、三千年而已，真正的普遍，是到近代，可以說都是「文盲」，但絕不是「語盲」。阿公阿媽也許認不得字，但是語文能力最強，他們用一種語言，從嬰兒就開始講，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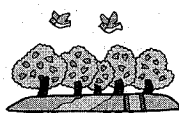
達喜、怒、哀、樂，可以跟神講話，用最惡毒的話罵人。我記得我阿媽和鄰居對罵，我不管，溜出去玩，等到肚子餓了回來，他們還在罵。他們的語言很平常，語言能力很強。依我的看法，在我們宜蘭，我們不必強調文字，也不講述文字。即使是外省籍老師也能教，你試著用閩南語發音，錯了小朋友可以糾正你，這樣的教學變得很生動，小朋友很自豪，它可以變成老師的老師。

愛台灣沒有錯，對台灣的文化，一定要各種文化都承認。它在這裡，它有條件生存下來，都是我們的文化。讓我感到最憂心的是，有很多民進黨人，或比較極端的人，他們認為國語要不得。我覺得不對，當年國語的推行，用強迫的，人文的矛盾很厲害，今天已經解嚴了，今天講國語的矛盾性沒有了。如有一天問台灣的語言是什麼，國語也算在裡面。每一地方的語言都有他的尊嚴，有被尊重的條件。有一年，俞國華當行政院長的時候要通過語言法，好多的教授去反對，因為規定正式演講的場合，不講國語，要罰三千元。好在沒通過，否則我要一天到晚跟在俞國華身邊開單子。所以文化絕對不要說什麼純粹的，它的生命力在這裡，本土化以外還要現代化。在國際上，這個東西只有那個地方有，才叫國際化。

今天我談的問題（我是土法煉鋼）不是從語言學來看，而是從真正的生活經驗、由小說創作中、人與人對話的語言上，做了很多的檢查、反省，把這樣的心得向各位做

個簡單的報告。最後做簡單的整理：文化絕不能要求絕對，人種也絕不能純種。文化是多元的，不能說哪個時代說的是標準的。

「LKK」「SPP」把他們放在國語、客家話都能通。所以我非常難過，台灣要搞自己的東西，很後退，有大人的、老年人的，沒有努力對年輕人做什麼，台灣真的會沒有前途。反而因這些人的關心，台灣退步了。在台灣，已經沒有悲情了。228 是悲情，沒錯，但我們也給原住民帶來很多傷害。歷史已經發生了，無法挽回。我們不希望別人傷害我們，也不要傷害別人。悲情或自憐，就像是繭一樣，天蠶變，繭破了才能變成蝴蝶，迎接陽光，才能在大地上飛舞。



問題討論：

問：黃先生講的，從那一個角度看，都很有啟發性。我太太是彰化人，我不會講閩南話，所以我們不要勉強，語言是一種生活，和生活很有關係。有一點好奇，想請問黃先生最近寫什麼小說？

答：我最近也寫小說，但我總覺得，人像鮭魚一樣，年輕時到大海去，遊歷一番，沒被淘汰又回到家鄉。鮭魚回到家鄉，並不簡單，要溯溪，跳到山上產卵，重回出生地，到大海要歷經四年，大海的嚴酷考驗，大的魚即使不吃你，他打個哈欠，你就跑到他肚子了，如果他要追你，你根本很難存活。也有些可以存活，就是他追你時，你扭力比大的更強，稍微來個 U turn，大的

要繞很多圈，經過 N 次 U turn，沒被大魚吃掉，四年後你是大自然考驗下的優種。我不認為我是優種，但我回到了家鄉，家鄉正在做一些文化活動，我參與了，小說因而荒廢。

最近我的小說正在進行老人系列。現在社會結構的變化出乎意料。老年人都留在鄉下，年輕人不在身邊，孫子也帶走了，他們如何活著，快不快樂，寄望什麼？這些是我現在一系列的體裁。

問：個人對台灣文化的觀察，是除了本土文化，還有日本文化的影響，是四種文化的融合。

答：台灣文化下定義很難，老年人對日據時代的懷念，唱軍歌。我從羅東到台北，初時生活很拮据。等我較有成就回到羅東，小孩子卻吵著要回家，他的家是指台北，所以並不是說台灣今天的文化是什麼？文化的定義是什麼？這是不存在的。

問：談文化，文化是在變的。年輕人的日本文化很特別，年輕的國際文化，我們也不清楚，文化是活的，要掌握其特徵，必須看其地區性、時代性。這些都不重要，因為你生活在裡面，重要的是你要體會其變遷。

問：有一個階段，你對兒童文學創作力很強，不知你的動機在哪裡？你在宜蘭社區的工作經驗，請提供一個方向。

答：我一向對兒童很關心。很多作家在年紀大時，特別會為兒童寫東西。台灣的社會表面上關心兒童，口口聲聲說為我們台

灣的未來主人翁。但我們有沒有為兒童拍電影？有沒有為兒童編歌？直到今天，還唱「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其實白鵝已不見了，也沒有小河。小孩子的知識和成長被濃縮在一個生產線上，工廠的產品還要講究品質，學校的教育品質卻很差，特別是對孩子的尊重上。好像體罰孩子，成績就會好。就像動物園的動物表演一樣，小孩子的學習，好像只是背。我們編的國文課本竟要孩子背很久，還考不及格。可見我們的教材背離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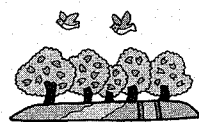
我們的國語課本應該是好的兒童文學。以前的插畫，畫的是外國人的臉，最近才改掉。我試著努力去做兒童劇場，我曾把桃花源記改編，我讓孩子代替武陵人進去，他出來了，他說桃花源就在我們家鄉。住在桃花源的人說他們是逃秦之亂世，從戰國以後到東晉是六百多年。武陵人闖進去是一天冒出來的東西，但真正的桃花源是六百多年前。桃花源應該是我們自己腳踩的地方，你可以讓它變為桃花源。並不是你到美國去找，並不是你不滿意自己的地方，就要找一個治安比較好的，那是不對的。這個意義小孩子不一定知道，我的戲劇做得很好有趣，把有趣的東西留在他心裡，就像一顆種子，等它長大，它可以了解意思時，這顆種子就會發芽。另外在宜蘭，我做人文博物的調查，在過去自給自足的社會，每一個人對週遭的事物，認識的越多越好。譬如我到山上砍柴，被蛇咬到，第一個要知道蛇長的什麼

樣子，在什麼地方。蛇要是在山谷，右一條山谷，左一條山谷，哪一個離我較近。有了這些認識，活了一條命。那樣的時代，對週遭的東西都取了名字，所以我做的那些調查，都是人民的智慧，可以讓現在的人知道，過去的人是怎麼活過來的。今天人類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生活環境的問題，環境的

倫理關係有四個主張：1.人類有生存的權利。2.所有的物種也有生存的權利。3.自然形成的自然景觀，一條河，一片沼澤地，都有存在的價值，不能隨便廢掉或改道。4.我們還有下一代子孫，他們也有享受地球的權利。要把這四個主張實踐，才能認識、珍惜、尊重週遭的東西。

聆聽黃春明叔叔演講

何伊玲



這次活動，是在公園裡經過改建後的一隅舉行，四周樹木環繞，地上遍植韓國草，各個通道由石頭組成，還有鄰居們花費心思，用磁磚所拼成的成品嵌在地面，不但美觀，且頗有意義。當天下午下了一陣大雨，將它好好洗滌了一番。好個蒼翠欲滴、碧草如茵的美景！這一切的一切似乎正為著歡迎當日的嘉賓——黃春明叔叔。

黃叔叔身著白衣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格外突出、特別引人注目。由於事先他不知在場的小朋友很多，怕演講的內容對小孩子而言太枯燥。他首先為小朋友說個「吃鬼」的故事。雖然他操著台灣國語，但小朋友們的興趣卻絲毫未減，仍聽的津津有味、樂在其中。尤其是黃叔叔的肢體語言豐富，一面說一面為故事做動作，將這個在「歪呀歪」的故事說得十分生動、有趣，惹得大家不禁哈哈大笑，也為這次的演講作了個最特別的開場白。

在黃春明叔叔的演講中，我們知道語言與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從「鴨子聽雷」的典故中，瞭解各個地區的生活文化不同，所孕育出來的語言也會有所分別；從「過去的種豬到現在的人工受精」，曉得時代在進步、社會在改變；由「台灣和大陸的漳州人」中，清楚在歷史背景的不同裡，語言的用法也有明顯的差異……等例子，讓我們徹底明瞭語言與文化的種種關係。

此外，黃叔叔對政府當年「推行國語、禁說方言」的政策十分不滿，因為這項政策使我們的方言一點一滴的流失。就像中南美洲，現在的語言以葡萄牙及西班牙語為主，根本無法恢復以前的印加語、印地安語……，因為已失傳了。許多人怕他們的傳統方言因而流失，於是開始教導兒童傳統歌謠。但是這些曲子已不合潮流，通常較受老一輩歡迎的，新一代根本就不愛聽，更別說「學」了，以致於長期推廣卻沒有成效。所以他主張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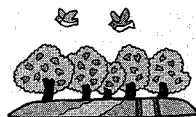
府應由小學就開始教導母語，利用師生互動來傳授方言。

由此次的演講，使我對文化與語言的關係有進一步的認識，也讓我知道一些詞語的典故，以及多一點閩南語字彙。更重要

的，莫過於清楚地知道發揚傳統文化重要性，同時懂得保存傳統文化是每個人的責任。最後，感謝社區舉辦這次的活動，讓我得此良機獲益匪淺，對黃春明叔叔也有更多的瞭解。

黃春明先生採訪記

吳思穎 蔡孟哲



Q 1：請問你為什麼想當小說家？

A 1：因為我以前也很喜歡看小說，小說看久了，我覺得寫出來讓大家看一看也不錯。一般的讀者太認真看課外書了，把小說看得很重要，到後來考試都考不好。有一次，我看到人家的文章在副刊發表，我就批評這個不好、那個不好。我的同學便說：「人家的東西會登出來，你的東西能登出來嗎？」我想：「有道理喔，我只會罵人，自己又不會做什麼。」我就不告訴他們，自己偷偷寫。寫好了就寄出去，結果登出來了。就這樣受到鼓勵開始寫小說了。像我以前是個壞學生，什麼都很壞，被退學好幾次，忽然有人說我的小說寫的很不錯，我就抓住這方面去努力，便被肯定了。

Q 2：請問你從什麼開始寫小說？

A 2：高中的時候，讀師範學校時就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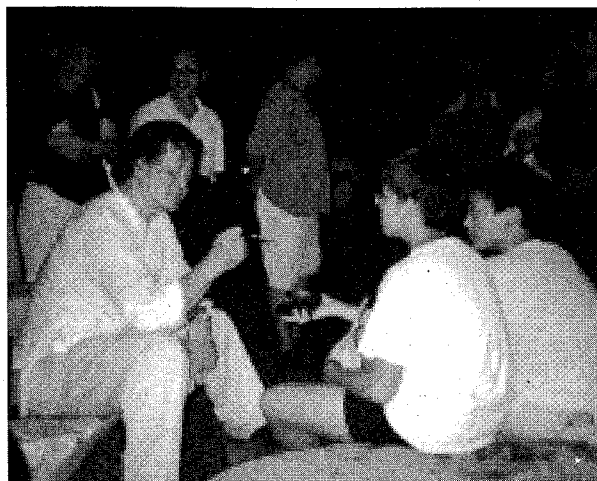
Q 3：請問你為什麼特別關心社會上的一些小人物？

A 3：因為我也不是什麼大人物，我

也是小人物。小人物關心小人物，很自然的。我是鄉下長大的，看到那些農夫啦、窮人啦，都是累死的，有些都是鄰居。我知道我也很痛苦，跟他們一樣，所以把他們這樣的生活寫出來。大家看起來好像就是這樣子的。

Q 4：請問你為什麼喜歡把一些方言加到小說裡？

A 4：我在這裡把方言做一個說明：寫小說用文字是很不得已的事。小說在我個人的想法，因為它是敘述語言的一種東西，無疑是從生活上來的，語言跟生活是最密切的。不得已才用文字來寫。當然我不是說一定要用語言來做才好，也就是盡量接近語言。每一個人跟每一個人成長的背景和他說



話的方式、表達的方式還有他關心的都不一樣。小說裡面那些人物都是老年人，他又不會講國語。如果這件事情是他們在講的話，是怎麼樣的生動，我都很清楚。當然我一邊把它翻譯成國語，一邊也把方言加進去，讓大家來了解它的意思。也就有方言的那種味道了。比如說中國的語言那麼多，有那麼多的方言，試著用能夠讓大家了解的方式來寫。你看我們有三十五省這樣的語言的來源，非常豐富！三十五省不代表三十五個地方的語言而已。福建就有上百個，很豐富的！所以作家當然寫東西以外，能不能豐富我們民族的語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Q 5：請問你怎樣把文章寫得更好？

A 5：這沒有什麼辦法的，就是一直寫一直寫。我想藝術的學習不是坐在課堂裡讀藝術理論就可以的。我一直覺得藝術的成長就是你一邊做一邊學習。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熟練。最主要的不只是學習，而是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這些小人物你幹嘛寫他呢？為什麼要寫他？這樣的一種看法你要有，所以不只是看小說，有很多的書你要去看，有很多的事你要去做，有很多的工作你要去做去體驗。所以有的時候把生活上的事情加進去，也有一種特別的感受。

Q 6：請問您在什麼情況下會想出好的題材？

A 6：我不知道，這是最不關心的。我只希望寫出來的東西能夠贏得大家的肯

定，或是喜歡，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好題材。平常要磨練自己，對東西的看法要比較有代表性。所謂的代表性，這個問題並不是個人的問題，那寫出來不就是傳奇了嗎？而他的問題，如果也是大家的問題，那這個問題就蠻重要的。我是比較屬於真正要寫一點思想進去，寫一點對社會的看法，寫一點對人生的體驗的東西。但如果文字漂亮，結構寫得好，那也是一種作品，是純粹為藝術的。我是為人生而藝術。藝術有兩派，沒有那一派對，那一派不對。以前就在爭論，但是我認為兩派都不錯，不管是寫什麼，都不一定是哪一派好。

Q 7：當您寫不出小說時，都在做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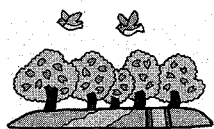
A 7：寫不出來，你就不要寫。我在想怎麼寫會更好，困難是在這裡。可是你如果暫時做別的事情，說不定你整個否定掉，沒有一定的，對每個人也不一樣。寫不出來就不寫嘛！

Q 8：當一個作家有什麼特殊的條件？

A 8：我想不一定要有特殊條件，但是也不能完全沒有。

Q 9：平常有什麼嗜好？

A 9：第一看看小說看一些東西，但那是不夠的。另外還要看書、報紙，好的電影也要看，還要多觀察人。（編按：作者為社區小記者）





與李院長有約

李遠哲院長講演 楊良惠整理

非常高興和各位見面，昨天是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雖然遲了一天，還是很難得。很早陳夫人就聯絡我太太，太太答應了，但她忘了告訴我，最近她人在美國才打電話提醒我，還好沒失約。主持人談到我小時候喜歡玩球，不錯，我今天還穿著球衣。我常常抽空打網球，太太會嘀咕，不做學問還打球，但維持身體的健康還是很重要的。

如果各位到中研院走走，會發現院裡的景觀已不一樣，如果到大禮堂，可能注意到舞台已加寬了，以方便各式各樣的節目演出。甚至在戲劇方面，如歌仔戲，也可以在此演出。宜蘭縣政府的歌仔戲團演得不錯，可以商請他們規劃到這裡上演，大禮堂也曾經出借給附近國小及幼稚園舉行畢業典禮，使中研院的設備和鄰居共享，一直是我們的目標。

活動中心前的大廣場，第三期的工程已經開始，有噴水，灌溉的設施。廣場中央的水池要安上朱銘太極系列的雕塑，旁邊還有一位企業界人士捐贈的朱銘人間系列的不鏽鋼作品。從活動中心出來，石板路的右邊有半圓形的步道、石道、石凳，往前有水泥磚平地，可做戶外表演。我已

經看到一些年輕人在這裡做直排輪的活動，非常好。不久，室內體育館也將完成。上班時，研究人員會限制使用，同時也規劃適當時段供附近鄰居使用。我已責成院內同仁組織「文藝活動小組」，規劃中研院春、夏、秋、冬的活動，到時歡迎各位鄰居參加。

下面我要跟各位談談社區的問題，先從教改說起，教育的失敗，學校老師認為家庭教育出了問題，可是家長卻責怪社會教育；因為檯面上的人沒做好榜樣。他們

好像在互相推卸責任，其實，要改革教育，學校、家庭、社會，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每次聽到有人說，應該把孩子送回家裡，學校不應佔用小孩那麼多時間。但是，家裡有什麼呢？父母都在工

作，陪伴孩子的是電視，所以問題並不單純，社會正在快速變遷中。

記得小時候，我住在新竹的南門後街，從祖先開始就住在那裡，伯父、叔父、叔公、姑姑，都住在附近。街上車子很少，鄰居都是親戚，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很多，爬個山，隨便吆喝一聲，就有很多人一起去。初中時，參加新竹中學樂隊，成員中有三分之一是堂兄、表哥。有一暑假，想找地方練管樂，正巧姑母的小院子



後面有一個空房間，就提供給我麼們練習，也不管是否吵到小院子中的另一家人，他們向姑母租房子。當然，苦練之下，我們成為當時全省最好的中學管樂隊，在童子軍大露營時大顯身手。但是姑母的租金卻泡湯了，那一家人養的豬，被我們吵得變瘦了，要姑母賠償。

由這些趣事，可看到社會變遷之大。

百年前，台灣大部份人都住在農村，自給自足。在大家庭中，年輕孩子的成長，不只是父母在照顧而已，祖父母、伯父母，都可能參與。陪著他玩的可能是堂兄，兄弟說不定還經常吵架，我的堂兄給我的影響很大。在初中時，我曾經在暑假召集鄰居孩子，開課教三角、幾何、理化、雖有「好為人師」之嫌，但幫助比自己年幼孩子成長，也挺有意義的。

在農村，祖父、父親一脈相傳的東西就足以應付生活了。進入工業社會後，工作分化了，警察、老師、木匠、水電工、各行各業產生，工作場所和生活場所分開了，社區意識也逐漸淡化了，大部分的人移往都市，生活的地方不再是三合院，而是公寓，不但地方小，兄弟姊妹也少，不再是培養孩子成長的理想環境。

父母親還是很關心子女，但話題經常是考試考得怎樣？全班排名？趕快到補習班補習這一類。



美國總統夫人希拉蕊很關心教育，寫了一本書：「It Takes a Village」（同村協力—建造孩子的快樂家園），提到培養孩子的，不只是父母，而是整個村落。

由上述的變遷讓我們瞭解，除非重新提昇社區意識，共同改善環境，帶好孩子，否則社會的發展必然產生嚴重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接受了一個職務的原因。陳

其南先生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要我擔任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協會理事長，我希望能推動社區工作，使整個社區有如一家人，小孩子在社區中，即使是父母不在，也可以找到比他年長的人，即

使沒有弟妹，也能找到鄰居的孩子共同成長。

最近在美國看到大陸來的留學生，在一胎化的政策下，這些孩子適應力比較差。上次碰到南開大學的校長，他急著趕回去，因為要開學了，雖然只進來一千多個學生，卻必須準備四千多人的床位，因為父母親、祖父母都會跟著來，全家人以後都要靠他，這樣子的家庭結構真影響兒女的成長。

克林頓夫人說：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別人的孩子，都是我們的下一代，全民健保的制度下，一個人到醫院治病，就是整個社會在負責，老人年金也是，因此，社區的發展，社區意識的提昇，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不二法門。

最近，我比較擔心的一件事是，地球

上人口的增加。大約一萬年前，農業社會開始時，婦女是在家中種田、種菜，收入可靠，男士們在外面打獵，收入較不可靠，母系社會開始發展。但一萬年來，社會人口增加不多，大約自 250 年前，工業革命開始後，人製造機器，用礦物燃料燃燒，產生能量，機械替代人類的勞動，整個社會從體力勞動的限制中脫穎而出。本世紀短短的一百年中，世界人口增加了四倍，必須反省的是，社會進步的能量是來自於礦物燃料的燃燒，我們開汽車，發電所用的石油，瓦斯，都是地球上好幾百萬年累積成的。而令人擔心的是，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森林、海洋無法照單全收，歲月儘管消失，二氧化碳的濃度卻一直增加，造成地球溫度的上昇。二氧化碳是污染源，這是很糟糕的事，為了子孫的永續發展，礦物燃料不能再燒下去了。

五百年後，如果還有人住在地球，歷史會這樣記載：二十世紀的人非常愚蠢，上街時，體重只有五十公斤，竟然開一千多公斤的車子；每個禮拜產生的二氧化碳，竟然是體重的兩倍；這些人很不負責任，是敗家子，把地球幾百年累積的礦物燃料，在一兩年內燒掉了。

問題相當嚴重，必須立刻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一百年前祖先的生活方式，是相思樹當木炭煮飯，能源的來源是再生能，由動物的勞動、人的體力勞動，推動社會的進步。

地球能承受的污染是有限的，我們處

於轉捩點，你可以改寫歷史，譬如不開車。譬如在中研院工作的人，住在這附近的社區，就可以走路上班，大家合力建設社區，使它成為更美好的地方。



問題討論：（社區居民提出問題，由李院長答覆）

一. 野狗問題。

答：中研院對野狗花了很多心血，從外面請人把狗抓了，但有人陳情又領回去，過兩天又在院裡跑。研究院規定，養狗的在家裡養，溜狗的必須準備排泄物收集器，院裡有人愛狗如命，更甚於人，但我想如果能規定下來，以後到院裡散步不會受狗的威脅。

✿ 二. 希望能在自費的情況下，共同享用研究院的資源，如電腦班。

答：社區居民如有要求，可以經過適當的步驟，先由總務處提出問題，送到主管座談會，如可行，再提交院務會議解決。不過，在此地我不能隨口答應，還是得透過民主的方式。

✿ 三. 關於社區總體營造有什麼計畫？

答：有很多中研院員工在社區，一直熱心關心社區的發展。如果社區需要用到中研院的資源，義不容辭提供援助。有些同仁已經主動提供援助了，如上網路。最重要的是，社區營造不能假手他人，必須基於社區的需要，經過討論，共同解決。中研院是大社區的一部份，提供一個類似大社區公園的角色，或教育的

環境，這是可以做到的。

✿ 四. 1.胡適國小是台北市額滿學校，但校園太小，教室太少，中研院是否可以提供空地支援？

2.請中研院適度開放活動場所，如各種球場、游泳池，讓附近居民共同享用資源，落實院長關心社區，結合社區的理念。（楊里長提出）

答：目前研究院是有一塊空地，要當宿舍用，如果改變用途，原地主會要回去。如果台北市能提出一塊空地和研究院交換，是可行之道。至於高壓線移動問題很大，台電來了一位新總經理，很積極熱心，提出某些地方地下化，請楊里長一起努力。開放空間的問題，中研院沒有籬笆，並不封閉，大家都在使用餐廳、室外球場。室內體育館建好，就可以商議提出恰當的時段提供附近的民眾使用。我認為必須向政府爭取更多的空間，更多的經費，建體育設施，使年輕人有更多場所可以鍛鍊身體，否則全民健保會花費更多。

✿ 五. 是否可利用中研院眾多人才及設備，提昇胡適國小的軟硬體設施？

答：我曾和同仁討論過，如何關心附近的學校：舊莊、胡適、誠正等，是否組織關心社區教育的委員會。最近，「中研之友」組織起來，由研究院的太太們組成，對剛到研究院的外國朋友提供援助及關心。我也鼓勵院裡關心社區的人自動組織起來，幫忙社區學校的發展，當

然，最好還是從家長開始組織起來。

✿ 六. 動物所、生醫所後面通往 70 巷，即幼稚園旁的路，是否有開闢的計畫？請動物中心旁的草坪增加修剪的次數。

答：這一點我不清楚，動物所後面的空地曾規畫為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大樓，如今這塊地如何走，回去再研究。割草的事沒問題。

✿ 七. 在快速變遷、繁忙的社會中，父母如何提供良好的環境，使下一代得到更好的照顧？

答：必須提高社區意識。工業社會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已不是小家庭所能解決，社區如能組織起來，小朋友放學後，可早一點回到社區活動，「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改變以小家庭為主的狹隘觀念。

✿ 八. 您曾說，得諾貝爾獎不是您最大的成就，那什麼才是您最大的成就？

答：很多年輕人想知道，別人成名是經由什麼捷徑，其實，除了努力沒有別的。得什麼獎或虛名，絕非年輕人應該想的事。我在科學上如有些成就，完全根植於努力、埋頭苦幹做學問，滿懷著熱誠、理想、希望能改造社會。其實當公眾人物並不好過，有時在街上走，感覺好像動物園的猴子，被人指指點點的。

✿ 九. 教改中有何阻力？家長會在教改中如何扮演恰當的角色？

答：我在教改會中當審議委員會召集人，工作很艱鉅，教改等於社會改革，不是

幾個人搖旗吶喊就能改變。剛開始，大家議論紛紛，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各有看法，因此半年後，我提出我們必須有共識，下定決心把社會上所有的人培養上來。產生一個口號，「要帶好每一個學生」，學校不要遺棄成績差的，因為工業社會需要各式各樣的人，讓每個孩子到學校，都有他發揮的舞台。最困難的是，社會上的既定觀念很難改變，林懷民小時候，向爸爸表示長大要當舞者，時為內政部長的林金生說：「這是乞丐的行業，將來不要找我。」我們社會對年輕人有不切實際的期待，如果孩子表示將來要當有名的廚師，父母可能答：「不長進，為何不上大學當教授？」

教改中無法順利達成的事是，我們無法將理念傳達給上層的官員，教改的報告書送達行政院後，很少官員好好看。例如，在行政院院務會議中討論到小班制的理念，馬上有官員表示，我從六十人一班的教育體系中走過來，不是好好的嗎？好在，現在的教育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都是教改會委員，在兩年中大家一起成長。如今，教改似乎較能順利進行。即使如此，像九年一貫制課程的修改，還需要更多人投入工作，教育工作其實是老師、學生、家長三者間互動協調的結果，家長會扮演的並不是完全的掌控者，或者只是當愛心媽媽，或者當金錢的供應者，或只為自己的孩子挑選好老師；必須基於「看待別人的孩子如

同自己的孩子」的觀念上，家長會才能發揮作用。

✿ 十、何建明先生提出國民卡侵犯隱私權，是否中研院召開公聽會，讓大家瞭解。

答：國民卡是有其理想，但隱私權較少人注意，你過往的經歷，如割盲腸，醫生是要知道，但別人有權利知道嗎？我同意何先生的觀點，健保卡、金融卡逐步實施，不用一下子推出包括全部資料的國民卡，因為會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不正當的事，缺乏萬全的防範措施就推出是很令人疑慮的。其實，卡很方便攜帶不嫌多，從多卡的社會慢慢學習後再推出國民卡不遲。

✿ 十一、大學的新鮮人向李院長請問當年的經驗，如何兼顧學業和其他活動，對自己應該有甚麼期許，哪些方面該做好？

答：我到大學博覽會演講，對新鮮人表示將來的學位不算甚麼，如何過這四年才重要，不過卻引起「學位無用論」的誤會，我對幼稚園學生的講話不一定適用於老年人吧！

雖然我在中學時唸了很多世界名著，但是我進大學後的唯一願望是成為科學家，我不斷地和學長們討論如何達成我的目標，其中關於時間的安排是很重要的。大一時，我參加棒球隊，卻和實驗時間衝突，只好退出。通常，禮拜天晚上，我把下個禮拜的時間作妥善的

安排。大一時，連實驗在內有四十堂課，此外有兩個小時的網球時間，其他是念課外書，從事課外學習，晚上和別人輪流演講討論會，分分秒秒都要掌握，偶而和同學談天，談論國家大事，隔天早一點起來補救。

大一時，十個人住一間宿舍，條件很差，五個上下鋪的床，五個桌子，兩人對坐，沒有衣櫥，唸書時把桌上的東西放床上，睡覺時再放回桌上。禮拜天一早在圖書館前面排隊，八點鐘門一開擠進去佔位子，可以坐到晚上關門再走。當年沒有電視，物質缺乏，分心的事很少，大家都滿懷理想，要追求真理，很興奮的每天作研究。時下的年輕人是否因為準備聯考，沒能把握住青春時光，一到大學拼命地玩，也因為中學時念得精疲力竭，到大學似乎準備退休，這是不正常的，努力學習並且鍛鍊身體，期望四年後的改變，才是正途。

✿ 十二、在報上看到您對明星高中的批評，學生們面臨聯考，彼此之間勾心鬥角，大人們認為這就是小社會，必須學習適應，難道我們必須認命，臣服於這樣的生活方式，還是要保持原來的赤子之心？

答：如果大家相信人是平等的，職業沒有貴賤之分，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奉獻心血，就必須受到尊重，大家如能接受這一點，那麼，無論是當大學教授、立法委員、從事農業工作或當棒球隊員都

應當很高興。有些人的價值觀就是太過一元化，以為只有由明星高中上明星大學，將來才能當官、找到好事情。

你可以有更寬廣的心，譬如，你沒考上那間學校或當上甚麼職務，你應該很為別人高興，他更優秀，比你做得更好，你可以考別的學校或做別的工作，盡心盡力地努力就好了。當年我母親很擔心我考不上學校，要我上城隍廟拜拜，我表示我絕不去，我向母親說，你的孩子很努力嗎？母親說，你是很努力，學得也不錯，就是慢吞吞的，將來搶不到銀子。其實，我做事很仔細。我向母親說，如果我考不上大學，表示全省有一千多人比我更優秀，我沒考上，你應該為台灣高興，因為台灣竟然有一千多人比你的小孩更聰明、能幹，要為台灣鼓掌才對。

✿ 十三、大家都很關心孩子的問題，但是台灣將來步入老人社會，本社區對老年人的照顧還未開始。以院長擔任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的經驗，不知能否提供其他社區的經驗作參考？

答：我想，「高齡化社會」這個名詞較恰當，現代人常運動，保持身體健康，六十、七十都不算老。如果仍有工作意願，不要強迫退休，也可解決部份的老年問題。

西方國家送父母進養老院恐怕不是很好的辦法。如果要使老人家不成為負擔的情形下跟家人住在一起，恐怕公寓的

設計、小家庭的生活方式、環境都必須檢討。埔里成亮先生推動的「吾老吾寶」

做得不錯，從年輕時就自願服務老人家，累積分數，別人也可照顧你。



訪談李遠哲院長

陳仕聰・劉若敬

有人知道誰是第一位得諾貝爾化學獎的中國人嗎？有人知道誰是現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在學術界赫赫有名的李遠哲先生，不但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也是一位稱職的研究院院長，更是一位關心現代青少年的教育改革推動者，而他在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和好鄰居們見面，回答好鄰居們的疑問。

李院長談到，對學科學的他而言，得到諾貝爾化學獎是很大的榮譽，也感到有點意外，但也覺得是一份責任。因為大家都希望得獎的那個人，能代表學術界，出來講話或改善學術界的環境，就好像被抓出來一樣，作大家的代表，所以那時候，他就覺得有很大社會責任，倍感壓力。

說到院長以前研究的分子束儀器，院長說，其實「分子束」只是一種研究的手段，他們真正想了解的是化學的反應到底怎麼進行，分子碰撞的時候，實驗才能進行，但肉眼看不見很小的原子和分子，可是他想了解，所以用分子束的手段來研究，研究過程中很多人覺得不可能，但做科學的先決就是別人不知道的或認為不可能也能夠做到、能夠突破，那就是做科學的最大信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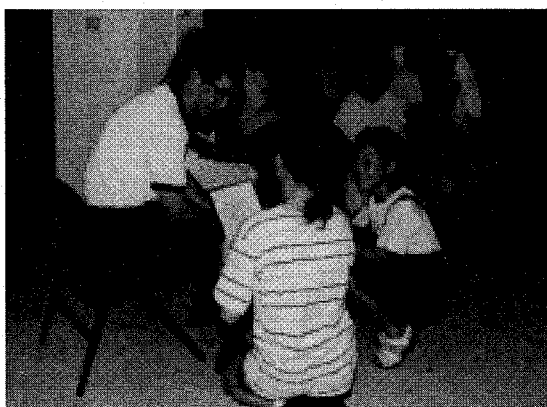
其實，李院長在小時候只是想當一名科學家，當時也看了許多偉人的傳記，如甘地、愛因斯坦…等，但直到看過從父親那裡得到的「居禮夫人傳記」之後，才下定決心要走科學這條道路，並且得到了這個啟示：「原來科學家的生活也可以過得如此充實並充滿理想！」

至於院長的童年生活嘛…院長說，其實他的童年和現代小孩不大一樣，因為院長小學低年級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打得非常激烈，所以就先躲在新竹的山上，過著農村的生活，每天和大人們一起種田、

工作，所以鍛鍊了一身好體能，即使現在院長已經是六十幾歲的人了，身體還是非常健康。

開頭已說到，院長也是教育改革的推動者，所以院長對教育局廢除高中聯考的事情認為是非常好的，因為院長本身並不認為聯考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希望教育局以學力測驗取代聯考，然後申請入學…等其他管道，讓每個學生都能依自己的專長或能力進不同的學校，這是比較好的做法。

不過，青少年的犯罪問題現在也算是教育的一大問題，許多家長都認為這是電



視上不良的節目所影響，但院長認為在媒體方面，其實新聞報導對青少年才是比較不好的，不過將此完全歸罪於媒體也是不對，現在很多青少年會有犯罪傾向，是因為學校、家庭遺棄了他們，如果我們大家能好好關心每位學生，並將他們培養上來，就不會有那些暴力的問題。不過，現在很多新聞的報導過度詳細，對青少年，尤其是年紀較小的孩子衝擊太大，這方面也不是好事。

但是，父母親到底要如何管教子女以防止他們行為偏差呢？院長覺得父母親們應該要非常有愛心的觀看子女的成長。所以，院長常說小孩子做錯事了，別一下子就打他、罵他，要好好告訴他為何不能這麼做，而不是在盛怒之際就一陣「暴風雨」，小孩子如果被打或被限制了（指處罰），好像效果很高，卻只是即時的效果，不久之後，孩子又忘了、又犯了，對孩子的成長一點幫助也沒有，所以他還是相信父母會帶著很大的耐心來講理給小孩子聽，告訴他不能如此，如果小孩子懂了以後就不會再犯了。

除了提到有關最近變動的教育制度之外，李院長還談了一些他對補習班與大學高額學費的事情，李院長認為如果孩子成績不錯的話，那上補習班也沒什麼用處，沒這個需要。因為我們學業的東西會了就好，不要成為熟練的功能，所以院長覺得

補習班應該是給沒學會的人補救的工具，而不是給學會的人又變成一個考試的機器。另一個話題，大學的高額學費嘛…院長表示，現在台灣的學費近年一直提昇，但大部份的人都還付得起，但如果社會上部份的人付不起時，政府就要考慮是否給予或補助獎學金，讓一些家境不好的人也能上大學，這是非常重要的。

談到中研里，因為離中研院很近，而且很多中研院的研究員都住在這裡，所以院長希望這些受過高等教育、做高深研究工作的人跟社區的人一起把中研里變成一個很好的大家庭，而中研里的里民們也對中研院的期望很大，中研院確實是對鄰近的社區，經過互動給予一些幫忙。中研院到底能幫多少忙，就看中研院這些員工對附近的鄰居有多大的認同感，因為中研院很多人不住這裡，雖然他們關心，但到底不是這兒的一份子。所以院長還是希望，中研院住在這社區的人能主動引進中研院的人共同來參加關心這個社區的發展。

當他得諾貝爾獎回國時曾說過一句話：「我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我希望我個人的小小成就，能鼓勵所有中華民國的孩子們努力求學問，紮實地做些事，我深信只要有決心，天下沒有做不成的事。」我想李遠哲先生可說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句話的最佳寫照吧！（編按：作者為社區小記者）



演講盛宴的『感謝』與『感動』

中研社區協進會活動組

本社區在8月15日、29日兩天分別邀

請到黃春明老師和李遠哲院長來演講。黃

春明老師的一場，在我們社區公園新落成的綠地舉行，估計聽眾有二百餘位；李院長的一場，因雨改在社區活動中心舉行，也是大爆滿，估計有二百五十餘人。兩位主講者平日工作繁忙，但不減對社區、自然環境、教育、文化諸問題的關心，更身體力行投入其中。他們的熱情與關懷，無形中感染了大家對鄉土的認同與學習成長。活動組在此對兩位主講人的支持，特別感謝：感謝他們給大家這兩次智慧的盛宴。

演講會能順利進行，也顯現出社區義工伙伴們投注的心力。例如，極富創意的演講海報分別是張秋雯、吳珍慧設計製作的；別緻的摸彩券是黃美銀、黃佩玲的傑作；陳素華、瞿海源與黃菊英合力製作了讓人禁不住要『多看幾眼』的大看板；王姁月、王月美、王馨敏、王世容、林飛燕、宋瑞鳳、曾千宮、陳麗鳳、陳素華、楊麗香、楊立凡、楊蕙慈、楊良惠、葉秀蘭、葉琬如、黃碧珠、黃本元、黃錦香、黃菊英、黃寬重、張桂敏、張秋雯、章小霞、鄭麗貞、劉容貴…等社區義工們，更是積極參與，或是張貼海報，或是佈置會場、充當招待、發摸彩券、錄音，或是維持秩序。工作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她（他）們對社區的關愛及對生活環境改善的認同；也因秉持這種理念，才毫不猶豫的投入社區營造的行列。

由吳美慧帶領大小朋友的「街招隊」，已成為社區的另一種「人文景觀」。他們既活潑又帶勁地在巷弄間吆喝，感動了許

多社區居民，因而鼓舞他們參加這場智慧的盛宴。看到社區居民們如大家族般，圍坐在草坪上，聆聽大師知識性、啟發性演講的場景，令他們感到溫馨不已，認為這簡直就是「現代式的廟埕開講」。

黃春明老師的演講，由社區青少年黃奕霆主持，雖然沒有經驗，卻願意接受挑戰。他的熱誠與虛心學習，讓我們深深感動。「做中學、學中做」，在他身上看到具體的實踐。李院長的那一場由黃美銀主持，過程的流暢與其穩健的台風是有目共睹的。透過他們的帶動，演講會場充滿著熱絡且溫馨的氣氛，社區居民們在這場智慧的盛宴中，不但享受生活也學習成長了。

最後，藉此再一次感謝所有參與的義工們與好鄰居們！（編按：活動組召集人為張秋寶女士）



「街招」的大小朋友們↑

發行人：葉永田

編輯：劉容貴、宋瑞鳳、陳素華、黃美銀

地址：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70 巷 47 弄 16 號 2F

電話：27835536

為珍惜資源維護環保，本刊使用再生紙